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三十三回 翠袖圍命婦賞芳菲 紅樓令群仙識徵兆

韻蘭在彩蓮船樓上，方欲同秋鶴下來。忽見芝仙、友梅、伯琴、仲蔚、毘士、蕭雲都來了，說道：「我們到幽貞館去找你，你們兩個在這裡做什麼？玉田、碧霄在你那裡等你，同到鬧紅樹，他們說你在這裡。我等就趕了來，你快些回去，同他們去罷。你是主人，該早去伺候的。蘭生兄弟同雙瓊妹子、雪貞妹子先就去了，一回去兩位太太都要來了，沒得叫客人反伺候你主人的道理。」韻蘭道：「知三、介侯呢？」伯琴笑道：「他先去了，恐怕還要到燕卿那裡趁熱摸被頭兒呢。」韻蘭笑道：「爛舌根的東西，總沒好話。過一回太太、奶奶、小姐們門前你也敢放肆，我倒服你！你們來了甚好，秋鶴正在這裡不自在，你們同他去罷，我回去也就來。」說著下樓去了，仲蔚、芝仙看秋鶴神情呆鈍，因問道：「你為什麼不自在？遇著這樣美人，這樣才情，這樣知遇難道還不足麼？」秋鶴不答，向友梅道：「你知道翠梧在這裡麼？」友梅驚道：「幾時來的？」秋鶴道：「昨夜寄來的。」伯琴等笑道：「怎麼一個人好奇麼？」友梅也笑道：「到底翠梧來沒來？」秋鶴道：「誰來哄你，我書箱裡頭沒得翠梧，你一輩子可不理我。」伯琴笑道：「倒也奇聞，書箱裡藏起人來。」毘士道：「友梅，你找一找。」友梅笑著一找，只找著一個髮髻，用一張紙包上，包裡頭還有兩封信。眾人通通看了，有知道翠梧的，有不知道翠梧的，友梅是深知底細，把他的交情講了一遍。伯琴看秋鶴踱來踱去，並不理會，一時兩眼直瞪著牆上，若有所思。毘士私告仲蔚道：「你看你的令譜只好似改了樣子。」友梅道：「他必定為這個人的緣故，我們同他到鬧紅樹去散散罷，否則要整出病來了。」因道：「秋鶴，你也不要憂悶，據他說要送白秀芬來，既有花神廟的說頭，我們大家捐助些，叫韻姑娘趕緊收拾，便叫翠梧來，你就可以與他相見了，這回子且同你到詩社裡去做詩。」秋鶴道：「我做的詩要考第一呢。」仲蔚笑道：「你的才一定不作第二人，想韻蘭也做不過你。」秋鶴道：「不好了，我勝過韻蘭，我便該死，就是環姑我也不要占他先的。」說著，同出了門，寓中自有園丁替他看守。眾人又在路上談論翠梧的事，仲蔚又講收拾花神廟的章程。不多一回，到了鬧紅樹，見蘭生在桃林中折花，雙瓊同雪貞捉得一隻綠蝴蝶，摘了髮絲，在草叢中縛。燕卿倚著蘭干，知三袖了兩手俯在燕卿肩上看他帶的花朵兒，介侯蹲在地上看燕卿的蓮瓣，韻蘭在裡頭指揮陳設，佩纓、湘君、碧霄督著人在門外張設彩幕，看見眾人，笑道：「進去罷，文玉、秀蘭、玉田在桌子上理牙籤，其餘尚未到齊。」眾人走上六七級台階，是三大間。朝南的外院，排著兩席。東首便是意春軒，也是三間。朝南排著兩席，東西兩向也是兩席。椅轎椅墊都是五色緞子，繡著折枝桃花，是韻蘭特意去趕辦的。燕卿見伯琴眾人進去，便迎了出來，笑道：「今日只得屈你們坐在外院了。」便招呼沏茶擰手巾，毘士笑道：「雅極了。」秀蘭便也立起來招呼，伯琴便去拉住說道：「你干你的事。」仲蔚笑道：「這地方看桃花，是好極了。」介侯也走了過來，笑道：「你們到意春軒去望一望，回來太太們來了，不好亂走了。」仲蔚笑道：「只有友梅、秋鶴同你客氣些，秋鶴還比你們熟，冷秋夫人是秋鶴的通家嫂，雙瓊妹子是女門生，芝仙嫂嫂近來也拜見過了。要想問業，又是通家嫂。程太太是向來見過的，同顧太太俱是通家伯母，只不過同我們嫂嫂、妹子稍為拘謹。我們都是一家，只有你們兩人客氣。今天看你們拘到怎樣。」

這時友梅已到門簾裡頭望了一回，伯琴招呼蘭生道：「蘭兄弟來罷，仔細看著螫毛蟲。」說著，只見兩位太太帶著珩堅、喜珍、素秋、幼青、素雲一班，花團錦簇的都來了，笑道：「好熱鬧。」韻蘭、燕卿、佩纓及碧霄皆出來迎接，笑道：「太太、奶奶、小姐好興致，這回子就來了，我們打諒還要親來邀請呢！」這裡知三、伯琴等都過意春軒去見了，此時秋鶴心中稍暢，也進去見過。大家出來，只見蘭生手中握著一棒桃枝走進來，與眾人見了，便把折枝分插在各處瓶裡。佩纓督促張設彩幕完畢，也進來幫他插花。程夫人笑道：「你就坐坐罷，不要忙，誰要你折花？」蘭生道：「佩姊姊叫我折的。」忽見雙瓊牽了一隻蝴蝶，笑嘻嘻的進來，後面跟著雪貞，程夫人道：「你做什麼？今年十五歲了，還是孩子氣！」喜珍笑道：「我家姑娘十七歲，尚且好玩，雙妹妹有這等聰明，造這些巧意兒，真是難得的。不知將來誰有福娶他去？」雙瓊只做不聽得，執著鉛筆在窗口畫這只蝴蝶樣兒。程夫人道：「雪姑娘的吉期，定沒定？」喜珍道：「去年就下定了，今年七月廿二出嫁。」雪貞紅了臉，說道：「嫂嫂別的不說，單把我們來打趣。」雙瓊方欲說話，忽見蘭生家的大丫頭霞裳也來，後面佩纓跟著，顧夫人是最歡喜他的，便去挽他的手。素秋、雪貞、喜珍知道是顧府裡最有體面的丫頭，雖然使婢與姑娘無異，內外的人皆稱他姑娘的，所以大家也立了起來。珩堅笑道：「霞裳姊難得跑到這裡來。」蘭生便也走進來，顧夫人拉著霞裳在身旁坐下，笑道：「你這裡沒來過麼？」霞裳道：「親家太太搬進來的時候，我來了一趟逛了半天，還沒有走到，這裡也未來過。」因向珩堅笑道：「姑奶奶你不知道蘭哥兒到了這裡，太太同二太太天天記念他。來的時候不是天熱麼，衣服沒得多帶，大家盼望他回來，也就完了。豈知又是不回的，這幾天還好，昨晚起了一陣涼風，倒比先前冷些了，就要差人送衣服來，恐怕不遇到。太太本來要送簡補給兩位太太，就叫我來，順便送一件薄棉衣服給他換上。我同小丫頭子問信，這位佩姐就領我來了。」程夫人笑道：「你也太小心了，他在這裡怕沒衣服麼？今早我已給他換了。」佩纓笑道：「太太你還不知道他，十五歲的人，還不知冷暖，一回冷了，他還熬著。這個天氣，容易傷人。」蘭生笑道：「霞裳姐今兒就在這裡賞桃花，也不用回去了，我明兒同你回去！」顧夫人笑道：「自然在這裡玩玩吃飯，難道還叫餓著肚子回去麼？」程夫人道：「霞姑娘，你就住在我那裡罷？他久要回去，我勉強留他的。你既來了，我明兒便放他去，與你一同走。」霞裳笑道：「我家太太等我回去，不去要埋怨呢！」顧夫人道：「你放心，我先叫跟你來的小丫頭回去，給太太一個信，說明早同少爺一起回來。」說著，便把這小丫頭打發去了。霞裳只得住下，這裡姑娘們有不認得霞裳的，當是蘭生的姊妹，大家叫他姑娘。後來曉得是大丫頭，方在姑娘上加他的名字。佩纓留心看蘭生與霞裳的神情意氣，親熱非常，便已知道一二。

卻說雙瓊來了許久不見馬利根二人，因近日最為親近，便請韻蘭、燕卿去轉請，韻蘭笑道：「我已請了三次，他辭了三次。說要把替秋鶴做的氣球趕好，且又不大喜歡中國菜。他又是信天主教，今日是瞻禮六，不能吃葷的。不過吃些雞子、魚蝦無毛的東西，故萬萬不能來了，我也只得由他！」雙瓊聽了，也便罷了。那邊佩纓又去找霞裳到外邊去玩了一趟，韻蘭見霞裳柔靜知趣，十分愛他，當時送他一件散金貢緞襖料，一個翠玉戒指。霞裳再三不受，蘭生反替他收著，霞裳只得謝了。韻蘭又請他常來園裡玩玩，並要轉請太太、二太太來逛一日。我們現在除這裡的林姑娘還有桐華院的二位姑娘，其餘都是住家，須極熟的客人方往來呢！」霞裳笑道：「我家太太說的，等我們親家老爺來接印的日子，要到這裡來住幾夜，逛逛呢！」韻蘭道：「好極，到這時候我再來請，你也常來，不用生分！」兩位夫人道：「真個這位蘇姑娘又能幹又和氣又有識見，我們親戚姑娘；怕珩丫頭還能趕得上幾分，其餘通不及呢！」韻蘭笑道：「我算什麼人？太太把我也打趣起來！」那邊伯琴走過來笑說道：「論起事業來，雖然不好，但現在已經定了主意了，論起人來，姑娘裡頭純正的派致，總要推他第一。他現在要收拾一所花神廟，當中就供姑娘們的小照，說姑娘本來是花神降生，就受受人家的香煙祭祀，也不為過。」程夫人道：「怎麼弄這個玩意兒起來？」湘君道：「當中自有天機，此時還不便說破，這個是一位得道的尼姑起意的，恐怕素奶奶、珩奶奶、喜奶奶、雙小姐、雪小姐，都是腳色呢！」湘君這句話一提，素秋、喜珍、珩堅、雙瓊、雪貞忽然想起一個夢來，喜珍、雙瓊、雪貞、珩堅一夕同做的。素秋是一個人獨做的，各述所見。夢中見有一個亭，一個碑，一處百花宮，雖然模糊不確，而大致恰是相同的。於是大家驚異起來，二位夫人本來聽得湘君有些先知，惟不肯輕露本相，聽了這番言語，因笑道：「這也奇了！你們怎麼都有這個夢呢？雖是夢幻無憑，然同得也奇。為什麼我們沒做這夢？大約年紀老了，天上的帝主不要我們這老婆子做花神了。」說得大家笑起來，雙瓊道：「你們要供到花神廟裡，我來同你們合拍一張小照！」雪貞道：「拍照要退色，不及請素嫂手畫的好。」素秋笑道：「我的中國畫，更不如珩妹妹西洋油畫的像。」顧夫人道：「你們當真要供起來受人的拜，一則恐怕折福，二則不穩便。」韻蘭道：「這個倒無須慮得。」此時恰值蘭生走來，聽了這話甚喜，便道：「這事甚好，快快辦起來！」程夫人笑道：「雖則說不給人家男子看，倘然他們強要進來，如何呢？」韻蘭道：「完工這第一天，要是有人來看，必不得已，可以給他觀光。其餘這些日子，橫豎廟門常常鎖著。除了我們女客，男子一概不能進

去。既然不到那裡，還有那個來拜呢？若是我們自己拜自己，更是不消說得，有什麼福好折呢？」程夫人笑道：「這個倒還可使得，不要哄得園外人都知道。」湘君道：「這個自然，就是少爺們知道了，也不肯傳出去的。」說著，只見廚房老媽子排出席來，是十六碟燕窩八大八小三道點心燒烤的格式。顧夫人笑道：「太講究了！」韻蘭笑道：「太太奶奶小姐今日的坐位，都已派定了，不能推的。若要推，就是俗了。」程夫人笑道：「既這麼著，你把席單取來交我，我吩咐他們坐。大約我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了。」燕卿遂把坐位單送上，程夫人一看笑道：「可是我猜著了！」遂坐了東首第一位，雪貞二，柔仙三，碧霄四，燕卿第五相陪，小蘭坐在側首，西首一席第一位吳太太，二素雯，三凌霄，四霞裳，五韻蘭相陪。向西一席第一位喜珍，第二位珩堅，三玉田，四秀蘭，五湘君相陪。朝東一席第一素秋，第二雙瓊，三文玉，四幼青，五月紅，六珊寶相陪。外院東席朝南第一秋鶴，第二蕭雲，三蘭生，四伯琴，五知三，替主人相陪。西席朝南第一芝仙，第二友梅，三聃士，四仲蔚，五介侯，替主人相陪。佩纓公舉監酒，內外六席，各具杯箸，隨意坐，均在陪客主人之下。看官須知道造小說書，最怕人多，人數既多，敘了這個人不免遺了這個人。作書的只得一枝筆，看書的只得一雙眼，總苦不能兼顧。如今要把六席的男女三十餘人，一時並寫，就是千手觀音也不能做，九頭鳥，也不能說，只好略略敷衍。

如今坐席之後，另派每席一人斟酒，最忙的不過是個佩纓。其時正是晌午，日色微晴，春陰猶滯，外面桃林中淡紅微白，放蕩舒苞；地上一片文章，花飛陣陣。從裡面望去，果然是春風霞錦爛熳爭妍；小蝶游蜂，紛紛不去，把個鬧紅兩字做得十分飽滿，院內外席上的人贊不絕口。蘭生在外邊飲了幾杯，又走進來各處坐坐，拿了壺替寄母、姑母各人斟酒，柔仙、幼青、玉田、湘君、燕卿、碧霄、韻蘭、凌霄、素雯、文玉、珊寶均不要他斟。程夫人笑道：「我們大家已領了情，你們不領他也不依的，領領情罷！」蘭生笑道：「我也是仗著主人的意思，借花獻佛呢！」眾人只得各飲半杯，斟到雙瓊，雙瓊一定不飲，蘭生道：「我來替你喝罷！」就持杯欲飲，霞裳便走過來，說：「雙姑娘的酒不熱了，你要飲，喝我這一杯，也是你斟的，還熱！」說著便去取來，放在蘭生口邊。蘭生嘗了一嘗，笑道：「太熱！」佩纓正走進來，笑道：「酒飲熱的好，你不飲我來替你飲！」蘭生道：「你來喝，熱不熱！這個酒我半斤就醉了，還能做詩麼？」佩纓笑道：「你拿來！」蘭生真個送去，佩纓一飲而盡，笑道：「我也並不嫌熱！」蘭生笑道：「佩服！」便去夾了一片筍，剛送到佩纓口中，雙瓊冷笑點頭，蘭生看見了，想著前日的話，就不好意思起來。佩纓笑說：「多謝，我自己來夾！」說便說，也忘了情，便把口去受。蘭生因雙瓊點頭便不敢送去，此時佩纓要吃，蘭生縮住不送，後來蘭生到底自己吃了。眾人看這等情形，反引得哄笑起來。佩纓滿面飛紅，托故出去。蘭生也紅了臉，向雙瓊笑道：「妹妹我替你斟一杯，你這杯冷酒傾了罷！」雙瓊冷笑道：「請便，我不敢當！快些外邊去應酬的好。」蘭生搭訕著只得下來，雙瓊低低說道：「可不差，還是外席去的好，有心上人在那裡呢！」外邊知三揭著門簾問道：「你們什麼樂？同我說一聲！」雙瓊笑道：「就是《紅樓夢》上的外席！」程夫人笑道：「蘭哥給佩纓筍吃，哄他做了把戲呢！」知三便去向佩纓笑道：「上年做了受吐，今兒又做大小騙麼？」急得蘭生擰著嘴，指著裡面低說道：「小祖宗來，今杯也拿來，應喝的我們就喝！」韻蘭笑道：「真要這樣，方為有趣！」佩纓也要來擄嘴，友梅道：「我們今日還要做詩，須早早散席方好，我們就行令罷！」仲蔚道：「小碗齊了，再行令！」佩纓道：「今日有一副《紅樓夢》令，只須抽籌，停一回子我給你看看！」聃士道：「是內外統行，還是兩起？」秋鶴道：「我先來做詩！」介侯道：「且慢！」仲蔚道：「我們十個人，行過了遞進去！」佩纓道：「也好。」友梅道：「怎樣喝酒呢？」芝仙道：「大約簽上必定注明的。」蕭雲道：「這等簽，我都見過了。犯了各項，要多喝的！」伯琴道：「快去取大玉杯來！」佩纓道：「這裡的杯，惟套杯有大小。玉杯總是這麼大，不得再小的。或者斟到八分，也可以使得！」說著，八菜業已上齊。

佩纓再到裡邊關照了一通，就把這令筒給太太等看了，大家稱好。佩纓取出來，眾人一看，原來是六十根牙籤。一面鐫著《紅樓夢》中人的姓名，下引西廂一句，一面鐫何人飲，或合席飲，或自己飲，兩人飲。佩纓道：「每言飲者，必八分杯一杯。內外統計，如合席飲，內外須要統飲。但我不能照應兩邊，我今要委兩個人，一是珊寶姑娘，一是介侯。如我在外邊監簽，裡邊酒政，請珊寶姑娘督飲。惟二位太太可以代酒，其餘均不准代！」程夫人笑道：「不要你慮得，我們也不用代。不過我們菜也夠了，要坐在炕上隨意吃些，你們不能拘住我們。」顧夫人笑道：「甚好，我們兩個人且散坐，把這個清燉雞脯抬到炕！」太太安排妥當，佩纓道：「我在裡面監督令，外面酒政就請介侯。倘有舞弊，一查查出，或被告發，即加倍罰這舞弊之人。知情不舉者，罰及其半！」眾人道：「甚好，你行罷。」佩纓道：「這是行了一桌，再一桌呢？現今從西首席上排去，到東邊席上。裡面從上桌到下桌，你們看我先飲令杯，然後掣簽。你們也要先飲一杯再行掣簽的。」介侯道：「我們索性大家各飲一杯，免得掣籌時再飲。」佩纓道：「也好。」於是知照裡邊請珊寶姑娘監飲，各照一杯。這裡佩纓方自掣籌，只見簽上寫著：

小紅，眼底空留意，○自飲一杯。能說急口令者免，攜僕美婢帶色巾花中者飲。

佩纓把枝牙籤插在另一個筒裡，便念急口令道：「散心散心，走上第一個。亭上一張琴，桌上一卷經。操罷一曲琴，念完一卷經。南無觀世音。」共急口念了十八遍，第二遍是兩個亭，兩張琴，兩卷經，次第排下至十八為止，差者仍飲，佩纓幸而無差，免飲。蘭生、芝仙、雙瓊、碧霄、幼青皆有色巾，各飲一杯。蘭生、雙瓊、碧霄攜有美婢，多飲一杯。韻蘭、珩堅、柔仙、珊寶、秀蘭、素秋、湘君各有美婢，蘭生、芝仙有俊僕，也飲一杯。這回蘭生飲了三杯，蘭生道：「了不得，這樣子喝，總要醉的。」佩纓笑道：「誰教你犯了許多？」伯琴笑道：「醉也不打緊，替你受唾就是了。」佩纓啞了伯琴一口，仲蔚掣籌，眾人看後，還傳到裡面看，再交出插好，以後每掣一簽，六席中必傳觀一遍。仲蔚掣的是：

香菱，世間草木是無情，猶有相兼並。○此後有掣得寶玉、黛玉、湘雲者，多飲一杯。

同年，同譜，好吟，及脫衣解帶者飲。

外邊伯琴、友梅二十七歲同年，裡邊韻蘭、珊寶、秀蘭二十三歲同年，湘君、凌霄二十二歲同年，玉田、喜珍、文玉、月仙二十一歲同年，幼青、柔仙十六歲同年，珩堅、雪貞、霞裳、佩纓、芝仙十七歲同年，雙瓊、蘭生十五歲同年，秋鶴、芝仙同譜，皆各飲了。韻蘭、秀蘭、珊寶、湘君、碧霄同譜，柔仙、凌霄同譜，佩纓、倚虹同譜，俱飲了。秋鶴解帶，蘭生脫衣，文玉在那裡縛鞋帶，也罰一杯。交令，友梅掣簽，眾人看時，

平兒，我做夫人便做得過。○帶金鐲鎖鑰，及與己同庚者飲。

惟佩纓、伯琴飲一杯，裡邊除二位太太、珩堅、雙瓊、素秋不帶金鐲，其餘都飲一杯。連碧霄之婢倚虹、韻蘭之婢霽月、珩堅婢暗香、柔仙之婢俊官、珊寶之婢玉憐、素秋之婢綠香、秀蘭之婢小碧、湘君之婢舜華也都帶著金鐲，珊寶勉強要他們飲。霽月笑道：「這是席上人的令。」珊寶笑道：「我不管席上席下，但帶金鐲的必要飲，不飲把鐲子退下，送給我。」倚虹道：「令出惟行，也強不過了，霽妹妹飲了罷。」霽月笑道：「無名酒我是不飲的。」倚虹道：「你們不飲，我來替你們飲。」就一起飲了三杯。珊寶笑道：「好妹子。」那邊舜華道：「剩這兩杯，我來飲。」珊寶道：「你兩個人好，大家不要立著，坐到我這邊來，替我監令。」遂命人移了兩個小方杌排在自己旁邊，叫他二人坐下。程夫人、顧夫人笑道：「這兩位姑娘，畢竟生得體面。」珊寶向倚虹笑道：「如何，我一抬舉你，太太便贊你了，還不去敬一杯酒？」二人果然走過去敬酒，兩位太太笑道：「姐姐們莫客氣，到不敢當了。今日沒得東西送你，我們自己搜搜看！」於是程夫人送倚虹一枝翠玉簪，顧夫人送舜華一注鮫綃帕，二人謝了歸坐。外邊芝仙又掣了一枝簽，上注著：

胡氏，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。○續弦、初會、新客、新婚者飲。

芝仙、珩堅、霞裳各飲乾，聃士掣了一枝，傳與眾人看云：

邢岫煙，猶是怯衣單。○服舊衣，有賢內助，及袖大者飲。

席中賢內助秋鶴、芝仙各飲，姑娘們大袖均不算。介侯接令掣，簽得的是：

芳官，年紀小，性氣剛。○同姓，裝醉，辭酒者飲。再辭罰大杯，不准代飲。

外邊知三、友梅、蘭生、芝仙、伯琴、仲蔚、甌士飲，裡頭洪素秋、孫雪貞、顧珩堅、歐陽雙瓊、史月仙、謝湘君、謝珊寶、金素雯、金幼青飲。飲畢，佩纒道：「東席首坐掣籌。」於是秋鶴掣籌一枝，一看是：

傻大姐，小孩兒口沒遮攔。○能言，及說新聞者飲。

眾人笑道：「他現今有些傻，便掣著這枝。」佩纒道：「外面知三、伯琴、蕭雲能言，裡頭珩奶奶、喜奶奶、珊姑娘、霞裳姐能言，各飲一杯，我家姑娘飲半杯。蕭雲同雪姑娘說新聞飲一杯。」蕭雲笑道：「我並不能言。」佩纒道：「你言語圓和，不得罪人，不是能言麼？」蕭雲只得飲了。掣簽，看云：

侍書，啟未唇語言的當。○發科，好書，作教讀西席，習刑名商務者飲。

佩纒笑道：「你說不能言，這回子可怎麼說？」蕭雲也不置辯。外面能書者，知三、甌士，裡面韻蘭、秀蘭各飲一杯。燕卿笑道：「佩纒也要飲一杯！」佩纒笑道：「我不能寫字！」秀蘭道：「你的字也算難得了，飲半杯罷。」佩纒只得飲了半杯，伯琴掣簽，乃是：

齡官，知音者芳心自同。○席中能作樂者飲，知琴者倍飲，同年，同鄉，同寅，同門者飲。

雪貞、幼青、伯琴陪飲，韻蘭瑟、湘君、凌霄、霞裳簫，友梅笛，幼青、玉田洋琴、鳳琴，柔仙箏篋，素雯、文玉琵琶，均飲。知三掣簽眾人看時：

劉老老，真是積世老婆婆。○自飲一大杯，能說故事新聞，或笑話者，免飲。年長，及從鄉間來者飲。

秋鶴最長，飲一杯。佩纒、霞裳鄉間來，均飲。知三笑道：「我來飲一大杯罷。」眾人知道知三的笑話最好，不許他飲，要說笑話。佩纒也勸措著酒杯，知三因想了一想，只得說道：「朱晦菴注了經書，心裡快樂得很，以為從此以後，我可同孔夫子住在一處，千古不朽了。果然後來宋朝一個皇帝，叫他入聖廟裡頭，朱子得意洋洋，整整衣冠走進去。到道山亭，忽有多少做先生的鬼魂攔住，問他要飯吃。朱子道：『我又不是飯主人，何故向我要飯呢？』眾魂道：『你實可惡，故而如此。』朱子哄他道：『待我進去了同孔夫子說，想個法兒。』鬼魂不許，朱子道：『你們到底什麼緣故要尋著我呢？』眾魂道：『孟夫子說的從先生者七十人，這個學生數目已經少了，你說二千五百人為師，以致先生太多，學生太少，我們皆為這個緣故餓死。今日本來要索你的命，因你說學士年長者，故謂之先生，還算贊了我們一句。現今且放你進去，你不同我想個法兒，休想放你過去。』朱子遂一逕進來，方到儀門，恰正撞著子路，就要拔了劍要殺他。朱子道：『我注了書，與你們有功，你到恩將仇報起來麼？』子貢看見了，走過來勸，問起子路何以要殺他，子路道：『他實在狂妄可惡，明明夫子的面貌，其頂若孟，是一種悲憐的樣子，他竟比起一個好人來，就是別的奸人也罷了，偏說夫子貌似陽貨，可知陽貨並非好字眼，豈非有心褻瀆他？』又說：『我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，他不知幾時聽見的。我要請問他，難道他宋朝的人，聽得我周朝鼓瑟麼？』又說：『我強其所不知以為知，他何從見得？』子貢怕他真個動手，只得善言勸解。說：『夫子同我說過的，其怨乎，你就饒了他，放他去，不准他進來就是了。』於是做好做惡放了，子貢又恐別人攔阻，急送出來，說：『你因贊我的學，多而能識，所以用這個情。』豈知方到大門，先生的餓鬼魂都在門口等著，因問朱子見了聖人如何說法，朱子無言可答。鬼魂知道被哄，便把朱子扯住，要想攢毆，子貢道：『不得無禮，有話須好好說！』鬼魂道：『我們生前都是教書先生，被他注了書，就餓死了。』子貢道：『何故呢？』鬼魂道：『我們做先生的本來尊貴，束■也多。他說束■其至薄者，從此請先生的無厚束■了！孔子說有酒食先生饌，束■既薄，日日有酒食還可解嘲。他又說先生父兄也，活活的把我們的酒食奪去，供給學生的父兄。我們餓了肚子教書，還望他的節敬重送，可以勉強敷衍。豈知他又不願，又說此一節，總結上兩節，是明明與我們為難，所以來尋他。』子貢一想，救人須當救到底，不如把他哄開再說，因道：『你們不要胡鬧，夫子已經罰了他了，叫他去閻王那裡去轉投一件東西。』鬼魂道：『投的什麼？』子貢道：『投一個卵胞。』說得眾人大笑起來。程夫人笑道：「污蔑先賢，不怕罪過麼？」於是蘭生掣簽，眾人看時，只見籌上記著：

賈寶玉，我多情早被無情惱。○新科，新娶，新得子，新出門，新回家者飲。好言情者飲。

芝仙、秋鶴、蘭生、喜珍、韻蘭、珩堅、秀蘭、雙瓊、月仙、佩纒、霞裳、柔仙、文玉皆飲，外院令完，佩纒到裡邊來，從程夫人一席起，程夫人道：「我叫倚虹替掣，他也掣一枝。」佩纒道：「好，倚虹就先替程夫人掣了一枝。」看時：

史太君，有福之人。○合席賀一杯，多子孫者飲。

合席賀了，倚虹又自掣一枝云：

尤三姐，斬釘截鐵。○郎舅同席者，敬姊妹夫一杯，佩刀好劍者飲，豪爽者飲。

蘭生敬芝仙一杯，碧霄、珩堅、倚虹、素雯、凌霄、秋鶴都飲一杯，令交柔仙，柔仙掣得一枝，眾人傳看上寫著：

迎春，時乖不遂男兒願。○談因果，怕丈夫，懼內子，及默坐不語者飲，孫姓犯以上者陪飲，不犯者飲一杯。強辯者陪罰。

知三、秋鶴、介侯看著蕭雲笑道：「你要強辯不強辯？」蕭雲沒法，只得飲一杯。眾人皆笑了，問伯琴、仲蔚道：「你們倆飲一杯？」伯琴笑道：「我是不怕的，不信你們進去問喜姑娘，我同他倒過馬子沒有？」裡邊聽了皆笑起來，喜珍罵道：「不要臉的東西，什麼都胡吶出來！」於是雪貞一杯，吳太太笑道：「可惜我們老爺死了，否則我也要飲呢！」眾人又笑了，燕卿掣得一枝，眾人看時：

夏金桂，春心蕩。○席面前有雞鴨骨者飲，做小叔有嫂嫂在座者飲，懼內者飲。

燕卿紅了臉道：「這個酒令混說，不好。」韻蘭笑道：「玩意兒，你當了真，也是呆了。」佩纒道：「仲蔚、蕭雲喝酒罷，你們有雞鴨骨的。」介侯看著秋鶴笑道：「就是我同秋鶴四個人通喝了。」佩纒看著月仙、素秋有雞鴨骨，因催他飲了，文玉道：「雙姑娘門前也有骨，要飲。」雙瓊把這個骨給他看，道：「你看是什麼骨？」文玉看了一眼，笑道：「你怎麼吃魚多吃骨呢？」幼青笑道：「叫顧爺在幾個桌上檢出來要做仙鶴的！」佩纒道：「馮姑娘掣罷。」碧霄因掣了一枝，看是：

元春，我只道玉天仙離碧霄。○具慶，品貴，正月生，及後入席者飲。

秋鶴、芝仙、蘭生、雙瓊、珩堅具慶，各一杯。程夫人品貴，一杯。秀蘭、霞裳、知三、友梅正月生，各一杯。倚虹、月仙最後入席，也各一杯。雪貞掣簽，看時：

鴛鴦，難將兩氣接。○自飲一杯，髮多者飲。行新令一周，不行新令，作一絕技，或飲三大杯。

文玉、霞裳髮最多，飲一杯。雪貞笑道：「我也不行新令，也不飲酒，彈一曲琴罷，只是沒琴。」幼青道：「我那裡有。」便叫愛奴回去取來，這裡先請吳太太掣簽，此時吳太太同程夫人隨意歪在炕上吃喝，只揀了幾樣精緻的菜送上去。這回要掣簽，吳太太便笑道：「親家太太請倚虹掣，我就請舜華掣罷。」也叫他掣一枝，佩纒就叫舜華替太太掣一枝，是：

李紈，摧殘國太君。○母女同席者飲。

喜珍飲一杯，文玉掣籌，眾人看時，上寫著：

文官，芳心無那。○工書法者飲。

外邊知三、甌士，裡邊秀蘭、韻蘭、碧霄、珊寶、湘君各飲一杯。令交金幼青，幼青掣得一枝，看時：

柳湘蓮，變做夢裡南柯。○好劍有力者飲，好戲劇者飲。

韻蘭向佩纒道：「方才一枝寶玉，這回一枝湘蓮，怎麼男人名字的不檢出來，也混在裡頭？」佩纒道：「我同秀姑娘檢得清清楚楚的，怎麼混呢？」蘭生笑道：「雙瓊妹妹混進去的。」韻蘭道：「不好，恐怕還有呢，快檢出來！」雙瓊笑道：「就這兩枝我混進去哄你們的！」程夫人笑道：「傻丫頭，總是孩子氣！幾時改呢？」佩纒笑道：「以後沒得就罷了，請碧姑娘、倚虹姐飲罷。」碧霄笑道：「好沒來由，教我飲這個！」珩堅笑道：「都是妹妹鬧的，我同你各替他飲一杯罷。」便把灑一飲而盡。雙瓊方要喝，蘭生忽然走了進來，雙瓊道：「你來得好，替他飲一杯。」便送了過去，蘭生就在他手內喝了，又去把雙瓊的箸夾了一片雞

片兒，要想蘸些醋，程夫人道：「不許多蘸醋，要毀牙的。」蘭生就蘸些清醬吃了，碧霄主婢笑著，也陪飲兩杯。又看月仙掣的是：

司棋，我魂離殼。○自飲一杯，有癡情者飲。

秋鶴、蘭生、韻蘭、秀蘭、柔仙、月仙、佩縷、霞裳等各飲，愛奴已把琴取來，雪貞彈了一套湘妃怨，凌霄掣籤，眾人看是：尤二姐，慘離離。○帶眼鏡，身邊有金飾者飲。

知三、仲蔚各飲一杯，佩縷道：「有金飾者飲，這個倒難，我們誰沒金飾？」程夫人道：「他說著身邊，不是說帶的，誰人身邊有了方飲。」眾人大家說沒有，於是交令，給韻蘭，韻蘭笑著說：「我要掣好名色的，你們大家賀我！」遂向筒中掣了一枝，眾人看時，

林黛玉，仕女班頭。○共賀一杯，掣著寶玉者敬酒送飲。惜花，善病，多愁，及二月生者飲。

韻蘭頗覺得意，大家說：「虧你說得巧，你的花榜上也是這句，果然要賀你，恐怕你檢出來的。」佩縷道：「筒深籤短，他那裡能檢？」眾人公賀了，蘭生敬韻蘭一杯，芝仙、蕭雲、珊寶、幼青二月生，各飲一杯。月仙、柔仙多愁，雙瓊多病，秀蘭、珊寶、佩縷、玳瑁、文玉、仲蔚、友梅惜花各飲一杯。霞裳掣了一枝是：

紫鵝，比目魚分破。○有恒心者飲，姓名有玉字者飲。

玉田、文玉各一杯，有恒心的人大家不認。碧霄道：「歐陽姑娘、玉姑娘專志西學，佩縷專志做詩，湘丫頭專志禪，悅幼丫頭專志音樂，秀丫頭專志弈，皆是恒心。」蘭生道：「你專志劍勇，雪姊姊專志琴棋，也是恒心。」於是大家飲了，令交素雯。素雯在筒裡掣一枝，看是：

藕官，感懷者斷腸悲痛。○有心事，拈紙具者飲。

介侯、霞裳、燕脚吸煙，在那裡拈紙煤，各飲一杯。佩縷道：「有心事恰難了。」珊寶笑道：「秋鶴飲一杯。」應喜奶奶掣籤。喜珍掣一枝者道：

王熙鳳，你忒慮過空算長。○自飲大杯，說笑話，好修飾，及九月生者飲。

玉田、倚虹、秋鶴皆九月生，各飲一杯。喜珍也是九月生，飲了大杯之後，復飲一杯。玳瑁、雙瓊、碧霄、文玉、燕脚、凌霄、倚虹、霞裳好修飾，各飲一杯。遂催喜珍說笑話，喜珍笑道：「我不能說笑話，請珊寶姑娘替罷。」珊寶笑道：「也容易，但奶奶要飲三杯呢。」喜珍笑道：「兩杯好不好？」玳瑁笑道：「就兩杯，我代一杯。」於是彼此飲畢。珊寶笑嘻嘻的想了一回，便笑道：「我也是朱子的，只怕不好。」眾人道：「也好。」珊寶因說道：「朱子注了五經四書，孔夫子感激得很。送他禮物四樣，寫了一個禮單，開明說『謹具菲儀四色，伏乞晒存』十個字。下邊寫著『孔某拜拜』四字。因倉卒間多寫一個拜字，朱子看了，又要把這禮單注釋起來，寫在旁邊云：『謹，恭敬也；具，備也。菲，薄也；儀，禮幣也。四色，猶言四種也；伏，偃偻投地之貌。乞，虛心求請之貌；晒，微笑也。存，收納也；孔，姓；某，名。兩手交揖曰拜，下拜字，疑衍文。』注好了，放在書房中。孔夫子偶然過訪，朱子正值他出，孔夫子見了這個，以為多事，便在旁邊批云：『妄費筆墨，太覺嚕嗦。』後來朱子看見了，又注起來，說：『妄費，無用也；筆，以毛為之，上有小竽，形如帚，墨出於吾鄉，皆文人所用品。過甚曰太，了悟曰覺。嚕嗦，疙疸貌。』」說得大家笑了，蘭生笑道：「形容絕倒，朱子亦當失笑。」佩縷道：「玉姑娘掣罷。」未知玉田生掣得何籤，下回自有文字。